



那句挂在嘴边的“让人笑话”

生活中几乎每个孩子都能预判出几句母亲接下来要讲的话，因为太熟悉了，就像我母亲的那句“让人笑话”。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她会说出这四个字，我一清二楚。

“让人笑话”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成长，像一根无形的线，把我生活里所有的细节都串了起来。小时候吃饭掉米粒在桌上，她拿筷子的手一顿，眼风扫过来就是一句：“吃饭不利索，让人笑话。”写作业趴在桌上瘫成软虾，她冷不丁从背后拍一下我的脊背：“坐直了，写字跟画符似的，让人笑话。”出门前发现我衣角皱了一小块，她非得拉住我重新捋平才放我走，嘴里念叨着：“邋里邋遢的出去，让人笑话。”

“让人笑话”成了她对我的约束，当然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。那几年我爸爸

年在外打工，家里地里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。有一年春耕她扭了脚腕，肿得穿不下鞋，我劝她歇两天等消肿了再去，她硬是趿拉着一双旧拖鞋，拄着一根竹竿就往田里挪，因为“春耕时不下地，让人笑话。”

后来家里找泥瓦匠刷墙，除工钱外，要另管一顿午饭。那两天，我妈每顿都精心做四个菜，荤素搭配之外甚至要讲究摆盘。我说随便些人家也不挑。她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人家来咱家干活，咱管的饭不像样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”

在我妈心里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别人打量这个家的镜子，她必须时时拂拭，唯恐映照出一丝狼狈。所以辞职那天，我早准备好说辞，笃定妈妈会皱着眉头说：“好好的铁饭碗不端，偏要出去瞎折腾，让人笑话！”结果电话打过去，那头稍微沉默后，只轻声说：“你要做就认真做，别糊弄自己。”倒叫我不适应。

创业初期并不顺利，偶尔回老家团聚的饭桌上，有亲戚提起我辞职的事，说姑娘家家的图个稳定多好。我心虚地瞄了一眼我妈，铁饭碗没保住，创业也没起

色，别说亲戚怎么看，我自己都觉得这下真要被人笑话了。

没想到我妈直接放下筷子接过话，语气坦荡地说：“现在国家都鼓励年轻人创业，哪能一辈子就图个稳定？年轻的时候不闯荡，老了才要后悔。”话音刚落，她转身就从沙发上的布包里摸出一沓我的名片，一张张递到亲戚手里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姑娘做这个可专业了，你们身边要是有需要的，一定多帮着介绍介绍。”

看着妈妈的作为，我手里攥着筷子，半天没动。这个一辈子把“让人笑话”挂在嘴边的女人，当所有人都觉得我的选择失误时，她却第一个迎上去，替我挡住了那些目光。后来跟她聊天才知道，原来在妈妈眼中，只要做事堂堂正正，不偷懒不耍滑，就没有什么可让人笑话的。

有时我想，每个妈妈大概都有一句属于自己的口头禅，像我妈的“让人笑话”。小时候听着烦，觉得啰嗦，长大以后才慢慢读懂，那些翻来覆去的碎碎念里，藏着她们能给出的、最笨拙也最结实的爱。
郭菲霞

勇于“重启”的父亲

在我成长的漫长岁月里，父亲留给我的印象，始终是沉稳、务实，甚至带着几分循规蹈矩。

父亲一辈子扎根在老家的小镇，守着一份普通的工作，围着家庭打转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仿佛生活早已被固定成一条平稳的直线，没有波澜，也没有惊喜。我曾以为，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，父亲会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走到退休。可我从未料到，一场意外的触动，竟让父亲按下了人生的“重启键”。

小时候，偶尔听母亲提起，父亲年轻时喜欢画画，笔触细腻，灵气十足，曾被老师夸赞有天赋，甚至有想过报考美术学院的想法。可那时家里条件有限，赡养老人、补贴家用的重担压在他肩上，他只能默默收起画笔，一头扎进了柴米油盐的生活里。从我记事起，就从未见过父亲拿起画笔，他的时间要么花在工作上，要么用来照顾我和母亲，要么就是打理家里的琐事，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疲惫，却从未有过抱怨。

我渐渐长大，愈发觉得父亲的生活太过单调。他不喜欢热闹，不参与邻里间的闲谈，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轨迹：清晨起床上班，傍晚下班回家，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看新闻，然后早早休息。我曾劝过他，多培养爱好，多出去走走，可他总笑着摆手：“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折腾不动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有些心疼父亲，也有些遗憾，遗憾他没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遗憾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家庭，却忘了好好爱自己。

转折发生在爷爷突然离世的那年。那段时间，父亲变得沉默寡言，常常一个人坐在爷爷的房间里，看着墙上的老照片发呆。我们都很担心他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，只能默默陪着他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整理爷爷遗物时，意外发现了一个旧木盒，里面装着父亲年轻时画的画——有小镇的炊烟，有田间的野花，有母亲年轻时的模样，还有他对未来的憧憬。每一幅画都色彩明亮，笔触灵动。

我把木盒递给父亲，他接过木盒的那一刻，双手微微颤抖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看着里面的画，眼眶慢慢红了。那天下午，父亲坐在沙发上，一张张地翻看那些画，看了很久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：“都忘了，都快忘了……”从那以后，父亲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不再整日沉默，而是开始了自己的“重启之路”。每天下班后，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画画，周末的时候，还会带着画板去小镇的河边、田间，捕捉生活中的美好。

起初，父亲的画有些生疏，可他兴致颇高。他会查阅画画资料，会向镇上懂画画的老人请教，甚至会对着手机视频学习绘画技巧。有时候，为了画好一幅画，他会熬夜修改。母亲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笑着说：“这辈子，总算看到你眼里有光的样子了。”

有人问父亲，都一把岁数了，为什么还要折腾，父亲笑着说：“以前，总觉得家庭最重要，把自己的热爱放在了一边，现在才明白，好好爱自己，才能更好地爱家人。趁着还能折腾，圆自己年轻时的梦，也给生活添点色彩。”

如今，父亲的画越画越好，他会把自己的画挂在墙上，会送给邻里亲友，甚至有人主动上门求画。他不再是那个循规蹈矩、安于现状的父亲，而是变成了一个眼里有光、心中有热爱的人。看着父亲沉浸在绘画中的模样，我终于明白，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，无论多大年纪，只要心中有热爱，就有勇气按下重启键，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卜庆萍



“情商掉线”的老爸

枉钱了！”我扭头进了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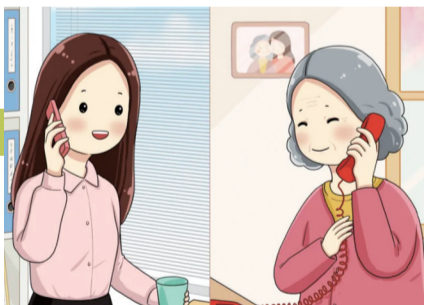
妹妹回家后，我偷偷跟她吐槽老爸：“爸这个人啥都好，就是情商总掉线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就没听他说过几次我爱听的话……”妹妹捂着嘴偷笑：“我正想说这事呢，你说咱爸情商掉线，我看总结得还真对。上次我不是带他和老妈出去旅游吗，我们玩了一天，回来的路上，你猜爸说啥？他说，旅游没啥意思，白花冤枉钱。哪都是风景，何必大老远跑这里来。”妹妹这样一说，我都能想出老爸说话的口气，肯定跟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老妈也总说，老爸就是太不会说好听话，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，搞得孩子们想尽点孝心都像不被领情。

不久后的一天下午，门铃响了，是

老爸。他提着一大兜桃子来了，头上满是汗。我赶紧说：“爸，这大热天的，你来也不说声，我好去接你。”老爸嘿嘿一笑说：“你上次不是说爱吃咱家的桃子吗？说咱自家种的桃子比买的甜多了。这不我摘了不少，给你送点来。我没坐车，坐车还得等车，太麻烦。我骑电动三轮车来的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我知道你中午要睡觉，这不赶在你睡醒后才到。”

我心里是感动又惭愧，之前还怪老爸“情商掉线”。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对他说：“你也真是的，这大热天的还跑这么远来。”说完忽然发现，我说话的口气跟老爸竟然一模一样，原来我们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感情，但会用行动来表达爱的人。
马亚伟



挂不断的“闲话”

忙着呢，完了再说吧。”要么就直接挂断了不接。渐渐地，母亲打来的电话少了，改发微信消息。有时是语音，有时是文字，更多的是不嫌其烦地分享一些养生健康、心灵鸡汤之类的小视频。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点开看过，而是直接把母亲的微信头像设置成“不显示该聊天”，把那些担心与牵挂的话语隔离在屏幕那头，也把那颗惦念的心搁置一旁。于是，世界仿佛变成了我想要的自由而清静模样。

有一天，偶然看到网上有位博主说自己的妈妈也是这样，总是打电话来说那几句挂不断的“闲话”，我忍不住把视频转发给了母亲，想问一问为什么。母亲回答说：“等你以后当了妈就知道了，你姥姥过去也老给我打电话，直到有一天她的号码再也没有响过起，我就没有妈妈关心了。”我猛然想起年轻时的母亲，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姥姥讲话。后来姥姥年迈耳背，与人沟通变得日益困难，母亲就更加大声、更加耐心地与姥姥说

话。姥姥去世那一年，母亲盯着那台再也不会打来电话的黑色老年手机发呆了很久，最终把它锁进了柜子。从那一天起，她就永远失去孩子的身份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在外面经历了各种人情世故，深刻体会到，妈妈永远是那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人。有妈妈常打电话来唠叨几句闲话，其实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这样的幸福是有期限的，也是弥足珍贵的。

如今，我也成为了一位母亲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只要孩子出门没在身边，我就会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孩子佩戴的电话手表仿佛成了连接心中牵挂的风筝线，当电话那头传来稚嫩而熟悉的一声“妈妈”时，我的整颗心才安定下来。我知道，过不了几年，电话里的声音也会发生变化，可能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变得不耐烦。但我会等待他的成长，等待他的发现，等待终有一天，那个声音也会忽然觉醒，像如今的我一样，用心、耐心地倾听妈妈的每一句“闲话”。
赵西群

上大学那会，母亲特别爱给我打电话，大多数时候并没什么事，只是纯粹地聊天、唠家常。

周末的夜晚，有时我正在教室里上自习，手机忘了静音，口袋里的电话铃声常常突然响起，打破周围的宁静。等我急着跑到楼道里去接，听筒那头传来的只是母亲絮絮叨叨的叮咛：“吃饭了吗？吃的什么？不要老是点外卖，注意身体。”有时我和同学们出去聚餐，或是参加社团活动，电话那头又传来母亲“不合时宜”的声音：“没在宿舍吗，早点回去吧，注意安全。”

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，我变得越来越忙碌，每当再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听筒那头依然是熟悉的几句“车轱辘话”来回说。她自己不嫌烦，我都听烦了，要么赶紧按下接听键，急躁地对她说：“妈，我正